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天妃娘媽傳 第十七回 林二郎別親應召

卻說林長者塑一真人神象，以金妝之，仍命匠人雕一大龕，飾以象玉，祀真人於其中。晨昏二郎拜禱其前。長者與安人夜多夢其承歡左右，若為女時然。有一夜，僅將二鼓，長者與安人方就睡，恍惚聞堂中金鼓聲，倏似車馬聲，又倏似鈴角聲，安人對長者曰：「公曾聞甚響乎？變金變鼓，變車變馬，又變鈴變角，聲洋洋猶盈於耳。」長者曰：「吾亦在疑似之間，無乃更聞夜靜，聞天籟乎？聞地籟乎？聞人籟乎？」須臾且寂，傾耳而聽之，竊不可聞。二人遂成寐了，輒夢真人步虛而來，直抵臥房，作禮而言曰：「二哥明日當西行，兒女宜陪隨左右，可幸萬一無虞。父母在堂，倘缺奉侍，乞恕不孝之罪，蓋移孝可以作忠，而忠於君者，亦其所以孝於親者也，服勞奉養，未足以為孝矣！」語畢，即步虛面去。長者覺，呼安人而問之曰：「才吾夢見若女，告我曰二郎明月西行，女亦同往。夢中言語，吾牢記之，其聲容象貌，如親見之。」安人曰：「老身之夢，猶乎公也，其語言動靜，亦猶乎公之所言也。」二人因相與語曰：「此非夢也，乃吾女之來昭告我也。明日一定州縣有人來趨行。今吾與汝年老，第未知此行成功之遲速何如，歸期之久近何如，使吾念之，有不能自置焉。」遂不寐坐至天明。二郎沐浴已畢，正到父母房前問候，見父母已起而端坐於房中，雙有憂容，乃忙問曰：「父母今日何太早起與？年高氣衰，精神少倦，惟早眠晏起，塵事不絆於心，庶幾可以頤養天和，壽考無疆。第恐早起則神勞，神勞則氣疲，終日役焉而不知所止，甚非所以養生盡年之道也。望父母以逸易勞，去彼取此。」長者曰：「吾豈不知早眠之為適，吾豈不知晏起之為安，亦豈不知無絆無礙之為逍遙自在與？第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吾兩人雙鬢如銀，所謂風中之燭，草上之霜者也。數年一女仙游，愛慕之心，至今未已；今日一男出塞，別離之恨，轉覺彌深。昨夜吾兩人並夢汝妹，道汝今日應西行。吾兩人一夜思之，使汝功成名就，則國之福也，亦吾家之幸也；倘天下事有不可為，是吾一憂也。就使汝功成名就之後，歸鞭早整，使吾得及見之，則是汝之願，亦吾兩人之欲也；倘於事勢不可預度，是吾兩人憂也。且吾家事頗煩，汝如去後，所望以理內政者誰乎？所望以治外事者誰乎？所望以待親戚答鄉鄰者誰乎？早暮思之不見，冬夏憶之不忘，即有緩急，召之不至，言念至此，如何使我而勿憂之深也。」二郎曰：「西征之事，且未若是其急也。倘或西夷悔心而遠去，則免役之命，可且暮白天而來，父母何慮之遠哉。」

正議論未已，忽家童入報曰：「有縣差數人在外，呼喚甚緊。」二郎忙出外接應。茶禮畢，二郎問曰：「西征之消息何如？」差人曰：「州鎮之檄文無日不下，縣官數善回之。近聞邊報日甚一日，四方之徂徠，連袂於道，獨本縣未有一人赴召。昨州鎮皆懷怒於縣官，縣官今亦不可再回，故差吾來所以畢案者，亦以奉上司也。」二郎聞言，即理髮差人先行，「我隨後即到」。

差人去訖，二郎即請出父母。父母問曰：「傾縣差之來，無乃促西征者之行乎？抑有免役之命乎？」二郎曰：「丑虜入寇，日迫京師，四方召戍，靡人不行。兒欲從親則不能赴召，欲赴召則不能從親。男子遭此，亦是兩難之際。」父勉之曰：「子親違別，一人生莫大之憂。雖然，士君子處世，在家則為人子，在國則為人臣，今汝名籍在官，則此身已為君有矣。雖父不遑將，母不遑養，是理勢之不得不然，亦為人臣者職分之所當然也。家中之事，吾自當之。吾之所以囑汝者，晚行早宿，恐氣力之重勞，亦以杜傍窺之不測，露宿風眠，妨邪氣之相侵，亦以慎疾病之暴作。花街柳巷，所當深絕，博奕飲酒，亦宜重戒。此流連亡返之因，亦殞命傷生之斧也。其在軍也，將之號令，敬以遵循，軍之約束，重乎自守。觀敵勢之強弱，為吾軍之進止，機臨時而轉換，謀預定而先成。勿恃血氣之勇，蓋一人之勇幾何，即萬人之敵亦小。此暴虎馮河，孔子所以不與也。勿為身便之圖，蓋利者人之共好，亦人之所必爭者也，此不奪不厭，孟子所以傲王也。勿輕聽，蓋兵以正合，以奇勝，所謂貴詐者此也。胡虜變詐百出，苟不深度其情，而惟人言之是信，則反間之行，恐奸謀之中也。勿輕敵，蓋舉趾高者，其心不固，所謂常勝之家難以語敵者此也。胡虜歷崎險而若平，苟不重張其勢，而乃行伍之不齊，則紀律之疏，破敗之形也。勿窮追，蓋困獸猶鬥，而況於人，所謂歸師勿掩，窮寇勿追者此也。胡人走死地而如生，一至於因敗無幸，而加以追，迫之愈甚，則不鬥不已，而不死不休也。吾之所可告汝者其大關止此。其餘可以止則止，可以行則行，可以遲則遲，可以速則速，此吾口之所不能盡言，意之所不能必至者也。此其自忖自度，自斟自酌，百計百成，百發百中，是在乎汝矣。至於成功之後，名不可獨專，功不宜自任，賞不必貪多，謂天之靈，謂君之福，謂將師之善謀，軍士之戮力。早疏乞歸田野，以待明君之自處，是所以居功所以完名，所以保身，所以榮親，乃莫上之策，最勝之圖也。汝行矣，吾朝夕家中禱告，願保汝矣！」二郎聽命，唯唯順從。即登堂拜了祖宗，禱於妹之爐前，仍辭其雙親，凡親戚兄弟之餞送者，皆致謝而囑托之。命童收拾行囊及載其法器，向京師而去。傍觀有識者，知其此行必不虛焉。有西江月為證：

此身自從許國，寸志惟欲輸忠。雙親睽別只為君，亦是為臣義分。

傍觀眾人喁喁，前途匹馬衝衝。拭目西塞建奇功，神力朝廷倚重。